紅樓復夢/06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四回　白雲僧踏波救難　珍珠女舞劍聯歡

下一回▶

話說夢玉同茗煙正在說話，走過兩個家人來說道：「大太太已經安寢，各船也都上了艙門。請大爺去安歇。」夢玉點頭，同他們走過幾號大船，來到汝湘的船上，看見艙門口尚然熱鬧，聽說還有奶奶們在此未散。夢玉道：「我就在這船住下。你們去知會座船不用等候。」家人們答應，各去照應。茗煙就在這船伺候。這是汝湘、芳芸、紫簫三人座船。此時還有幾位親戚家的奶奶們坐談未散，見夢玉下來，都趕著起身要去。芳芸笑道：「並不是大爺來攆客，實夜已深了，讓他們歇歇，明日渡江到家再談。」各位奶奶們笑道：「我們要知趣，別攪掉人家的好夢。」彼此大笑，各回船去。紫簫吩咐關上艙門，眾人安歇。夫妻四個又說了一會話，這才安寢。

次日一早，候著各官來送已畢，各船首尾相連，大小不一。

是日陰雲布合，蒸悶非常。趕午牌時候，頭幾號船連著祝尚書靈柩船已出江口，幫上紅船紛紛渡江而去。柏夫人同桂夫人、夢玉們船在盡後，先讓各船渡江。正到座船渡江時候，濃雲如墨，江面上陡起大風，耳內只聽見一片叫喊之聲，不知方向。

登時間，洪浪接天，烏雲拔木。那江面上看不出東西南北。後人有篇《江濤賦》，單講這風波的利害。賦曰：

稽禹跡於千年，得長江之萬里。溯岷沱以發源，歷荊揚而未已。禮隆望祀，河作配於北條；詩詠朝宗，漢共維夫南紀。

九江三莖，流或合而或分；北匯東陸，勢忽潛而忽起。逝渺渺以何窮？沔湯湯其未止。隔江喜聞歌吹，回鶴駕於揚州；渡江愁向瀟湘，認笛聲於揚子。水連天以紆青，瀾回海而漾紫。集陰晴之萬端，匪言詞之可擬。若夫秋澄天宇，風掃雲陰，輕霏乍豁，風霧無侵。托沿洄於桂楫，恣瀟灑於蘭襟。素月圓靈，疑夜光之沉璧；落霞照耀，恍麗水之生金。兩點金焦，聳鼇峰於水底；七層寶塔，騫鵬咮於江心。青舶峨峨，擁揖進越人之曲；紅船葉葉，扣舷和吳榜之音。莫不撫晴光之不偶，臨流水以沉吟。至於陰颱夜回，飛塵晝塕，時匪懷襄，人憂湨洞。無垠無畔，迷地軸與天樞；有象有形，訝雲蒸而霧溶。等瞿塘之八月，南船北船不敢行；疑弱水之三千，吳山楚山為之動。斯時也，渾渾浩浩，汩汩滔滔。迅流電激，斷岸風高。疑大塊之噫氣，雜雷師以怒嘵。豈神鯤之南徙，抑靈犀之東逃。既以作勢，忽欺薄其相遭。其始也，如白鷺千尋揚雪壽羽。其盛也，若素旗萬騎連旌旄。其色則慘慘以驚心，無數雪車冰柱；其聲則洋洋而盈耳，何來湘瑟雲璈？有客為予告曰：此枚叔《七發》所謂廣陵之濤也。爾其呼吸百川，吞吐萬壑；重淵沸騰，怒潮回薄。烏欽汩沒，如聞水仙之操琴；絲竹雲英，豈夢洞庭之張樂。萃觀聽之奇離，狀情形之險惡。固神靈之所棲，亦怪異之爰托。射蛟台遠，漢武帝以何年？燃犀渚深，溫太真胡不作？但見夫鼉鼓相聞，翛帆交錯。黃鱟奮而上騰，赤倏而旁躍。

寧水豹之可有龍，豈長鯨之易縛！前冰夷以驅馳，後江妃之綽約。懾伍相之餘威，挾陽侯而肆虐。極其渺茫，不可測度。斯幻象之紛紜，與衝波而起落。其間一縱一橫，滿谷滿坑。雲海旁溢，銀山倒傾。以切齒夫瓜步，而憾夫石城。賈其餘勇，鳴其不平。於是乎，臨萬頃之浩蕩，想千載之精英。其鐵鎖迴環，則王龍驤之取吳京也；旌旗虧蔽，則韓擒虎之度金陵也。殺氣隱現，則孫劉之伏兵也；鉦鼓不絕，則韓梁之軍聲也。神光離合，倏忽變更，則鄭交甫之解佩投瓊，郭景純之出幽入明也。

蓋斯江水之長，實分天下之半。固蕩南山，亦夷西畔。注五湖於曾潭；灌三江夫赤岸。刺船而去，若成連渡海以移情；順流而東，比河伯望洋而興歎。旋雨止而風收，仍星輝以雲爛。知造化之晦明，隨舒卷而聚散。

此時各船水手、舵工都慌了手腳，搶著要收入瓜州口去。

無如風大浪急，難以著力。祝府的大小家人急的要死，彼此不能相顧。遙望著太太們各船，在那大浪之中忽隱忽現，正是有法也無處使。幸虧尚書靈船及各家親友船隻大半已收入鎮江。

祝筠此時在江口趕著吩咐：「多放紅船及浪裡飛的小艇，各給重賞。往江心去，不管是誰，見人就救。」連金山寺的救生船，盡行開去。何止數百號，四圍迎去。有些奮不顧命的家人，坐著紅船前去照應。無如遇著這樣淨江風，就是救生艇亦難施展。

此乃江中劫數，無計可施。其中河神甘將軍，奉孫夫人之命，見水中男女稍有靈光，就全他性命。此刻又兼著大雨如注，小船上人皆站不住腳。江中各路河神率領神兵水怪，鼓浪吹波，上連霄漢，內有靈佑。孫夫人領著兵將，暗中默佑，將柏夫人座船送到一個地方去了。

誰知賈府的王夫人船隻也正在黃天蕩遇著風暴，危險異常，頃刻之間性命不保。合船正是悲苦，忽然那雪浪之中跳進一人，大叫道：「我來了，太太休要著急！」王夫人抬頭一看，見是賈璉，披著那件鶴氅，手中拿著蕉扇，儼然似一個頭陀打扮。

寶釵瞧見十分歡喜，叫道：「璉二哥來了！太太可以放心。」賈璉過來給王夫人稽首，又同寶釵見禮。巧姑娘過來拉著父親放聲大哭。賈璉笑道：「休要如此，虧你繼母一番苦志，聘了桂郎，我心中十分欣慰。我常在人間，自能相見。繼母之恩，不可忘也。」對王夫人道：「家中之事，姪兒件件皆知。總是太太仁慈所至，厚福無窮，兒孫俱有佳境，極妙晚景。太太自此隨處而安，盡著放心

歡樂，不必為將來計也。寶妹妹正要享人間富貴，奉親教子，甚有好處，將來別有一番際遇。平兒因居心良善，又增了多少福祿。太太囑其放心，不必記念，總有相見之日。」賈璉說畢，將蕉扇一揮，那船在大浪之中直湧入雲端，頃刻而定，已經傍住堤邊。

王夫人們心中大喜，正要拉著他細談一切事務。賈璉道：

「我不及多說，寶兄弟在江心危急，要救了他來。以後倘有急難，總叫白雲和尚，姪兒無不立至。」王夫人同寶釵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快去相救。若遇祝府及一切船隻，務要照應。」賈璉含笑點頭，縱身往窗口跳入江心，寂然不見。巧姑娘望著江心不勝悲苦。王夫人勸道：「你父親出家得道，乃至樂之事，時常還可見面。回家去說與母親，叫他

也可放心，以後不必牽腸掛肚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方才危急之際，我想太太這樣盛德，何至遭此劫數？我自問生平立心無愧，聽其自然，在那波險之中，視如平地。今日遇過這番風流，以後處著險境，也很可放心。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我方才心不由己，眼前任什麼也瞧不見，直等璉哥兒叫我，定了一定神，才瞧見是他。我生平那裡瞧見這樣好險的風浪，遭過這磨兒，下回膽子又該好些。」站著的姑娘、媳婦們笑道：「奴才們盡剩了哭，魂兒也沒有一個在身上。方才璉二爺走進艙來，瞧著個和尚，也認不出是誰，這會兒聽太太們說話，知道是璉二爺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們瞧得見和尚，還算膽量好些兒的。」王夫人亦覺好笑。

不言賈府船中之事。且說夢玉、汝湘、芳芸、紫簫這號船在江心被風將大桅吹折，船無倚賴，在那巨浪之中任其簸蕩。

舉船失色，不知所措。芳芸歎道：「再想不到咱們這幾個要到水晶宮去逛逛。」汝湘道：「同在一堆倒也罷了，就是頃刻之間東離西散，彼此不知去向，做了鬼也找不在一堆兒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汝湘所說甚是。我也想到這些，咱們一個也不可分散。瞧著這神氣，是斷無生理，倒不如各將身上汗巾聯在一處，拴個結實，連碧霄們都拴在一堆，下水之後，咱們一齊去見龍王。」夢玉正說著話，只聽見一聲響亮，打進一個大浪來，洪水往船中直灌。紫簫道：「事已如此，頃刻就要分手，快些拴起來罷！」芳芸、紫簫、汝湘三人將夢玉圍在中間，各將帶子彼此聯住，又用汗巾左拴右結，聯的十分結實。碧霄們幾個姑娘都捨不得大爺、奶奶，情願死在一堆，也趕忙拴在一處。又恐帶子汗巾不結實，被浪打散，再將捆鋪蓋的繩子找出幾條，將十來個人捆了一個結實。汝湘笑道：「這有邊兒，少刻叫龍王瞧見要嚇一大跳。必說；』這來的新樣，倒像端午的一堆粽子。』」夢玉聽見不覺哈哈大笑。芳芸道：「你們也實在是不怕死的強盜，頃刻就要咽氣，還有心說笑話開心。」紫簫道：

「人要望生，自然心魂驚恐，別說是笑，就連說話也難出聲。咱們這會兒只等著一死，並不想生，所以倒覺心定。」

夢玉正要答話，只見一陣烏風湧著波浪，在船幫上一擊，來得猛勇。那船因桅斷，就勢歪斜過去，船上的水手們一齊大叫救命。家人、媳婦們哭聲盈耳。汝湘道：「咱們閉上眼，任去罷。」眾人閉目等死，聽風濤振耳，身如懸旌。忽然茗煙跑進艙來叫道：「大爺、奶奶們放心，我家璉二爺特來搭救。」夢玉們聽見睜開眼來，見茗煙背後站著

一個俊秀頭陀，披著鶴氅，用手中蕉扇指著笑道：「兄弟同諸位妹子放心，你家俱各無恙，那邊就是太太的座船。我還去江心照應，等著將來再見。」

夢玉不及說話，見那頭陀跳上一隻小船，如飛而去。茗煙跟著跑上船頭，大叫：「二爺看著！」賈璉將扇一揮，這只大船由浪中直攛到堤邊。船上的一齊念佛，說道：「好了，這才有了性命。咱們趕著幫住那只大船去罷。」眾水手連忙將船幫攏。

茗煙看見喜出非凡，原來是賈府太太的座船，飛奔跳過船來。賈府的爺們倒嚇了一跳，問其原故，趕著同茗煙來見太太。

王夫人聽見又驚又喜，對寶釵歎道：「原來夢玉果然是我的兒子，他們在江心裡受驚非小，你帶著巧兒過去瞧瞧，叫他們定定神再過船來。」寶釵答應，同巧姑娘帶著抱琴、榮貴幾個姑娘走出艙門。茗煙同著賈府的家人、媳婦伺候過船。寶釵們跨過這邊船來，不等通報，往艙裡就走。祝府的眾人驚魂未定，茗煙在前叫道：「寶二奶奶同巧姑娘過來了。」夢玉們不知是悲是喜，忽問道：「那個寶二奶奶？」寶釵應道：「古今來有幾個寶二奶奶？」說著，已走進艙來，看見他們這一大堆，不覺放聲大笑道：「這倒是個新樣兒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快給咱們解開，我擠在中間氣悶的慌。」寶釵同巧姑娘一面笑著替他們身上解結，誰知拴的結實，越性急倒難分解。王夫人在隔壁船上聽著他們笑聲，不住問兩邊的媳婦們，才知這個緣故，說道：「此刻雨止風定，我也過去瞧瞧。」領著些丫頭、媳婦也到夢玉船上。芳芸們瞧見，急的要死，越掙不開。王夫人對夢玉們說道：「今日娘兒們是兩世相逢，真該大喜。」叫媳婦、丫頭幫著快解。

此時，風定雲開，賈、祝兩府的爺們都站在船頭上，訴說剛才的驚險。只聽見江面上有人招呼：「這兩號座船是那一處的？」眾爺們見是金山寺的幾號救生的船，趕忙叫他攏來，對他們說道：「這是祝大爺同金陵賈太太的船，你們瞧見咱們宅裡的船，都照會放心。」那些救生船聽見，都大喜，叫道：

「找著了！」一齊說道：「宅裡各船都平安無事，在四處港裡灣住。就是找不著大爺同太太的船，江面上幾百號小船分頭去找。

這會兒有了大爺的船，咱們還要去找大太太的船，帶著各處送信。

二太太的船就在前面不遠兒，我們就去知會。」說畢，都趕著開去。

茗煙進來回了大爺。這會夢玉們俱已解開。聽見小船上人說話，王夫人們都一齊放心歡喜。夢玉道：「不知母親的船是怎麼下落，還不能夠放心。」寶釵道：「有璉二哥暗中照應，萬無一失，盡可放心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不錯。方才對我說過，俱各無恙。我同璉二哥未曾見過，時常想他。剛才捆著，沒有拉住他問問寶二哥的下落，怎麼不同著璉二哥來瞧瞧太太同寶姐姐。寶二哥這麼一個好人，這件事我很有些不服。」寶釵歎道：「寶二哥業已改頭換面，常在人間。所謂咫只河山，其理難說。只要玉兄弟你心中不服，常遠惦記著咱們太太，也就同寶二哥在太太膝下一樣，這就是了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寶姐姐說的甚是。」茗煙進來，回道：「船上的要修桅柁，收拾艙口，請大爺示下。」紫簫道：「滿艙是水，太太過來這會連坐也沒有處坐。咱們都搬到太太那邊去，讓他們收拾。」夢玉說道：「是極。咱們同了太太去罷。」

王夫人甚喜，領著眾人都走出船頭。汝湘指道：「那邊來的幾號船，倒像是咱們家的。」王夫人們遠遠望去，看不真切。寶釵道：「一定是的。頭一隻船中，船窗口站著幾個堂客，歪著身子瞅著咱們，就看不出是誰。」夢玉道：「第三隻船上，窗口也有人望著，很像是二嬸子。」芳芸笑道：「水光照著，那裡看得真切，隨口混猜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剛才那樣風浪，真是死生呼吸，不虧璉哥兒，我們這會兒都在魚肚子裡作餡兒呢。此刻風靜浪平，波光如鏡，又是一番境象。想起來，江湖上禍福死生懸之毫髮，令人可怕。」寶釵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時刻履坦如危，自能守身如玉。若再有顛覆，乃歸之數命，聽其自然。方才玉兄弟們捆作一堆，頗有道理。璉二哥特然相救，事出意外，並非理之所當然也。」汝湘道：「剛才璉二哥相救之事，姨媽同姐姐怎麼知道？」芳芸道：「茗煙過去，自然先回太太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茗煙固然來說，但是你璉二哥先救我船送到這裡，說是玉兄弟江心危急，我去救他，所以我知道他上你們船去。」紫簫道：「我們正閉著眼等死，只聽見叫道：『兄弟、妹子放心，你家各船無恙。那邊就是太太的船，我還要各處去照應。』說著就在窗口跳入江心去。趕我們要問問說話，早已不見了影兒。做神仙的這樣有趣，怨不得寶二哥立志出家，想來也是這樣逍遙自在。」夢玉道：「我將來也要同璉二哥、寶二哥去出家。」寶釵道：「你若想要出家，再也別要同咱們好，從這會兒就拉倒，你別叫我寶姐姐了。」說著，流下淚來。芳芸們報怨道：「都是你混說，惹的寶姐姐動氣。」夢玉拉著寶釵道：「我說著玩笑，並不真要出家，以後再提『出家』二字……」尚未說完，寶釵忙指道：「真個二嬸子同梅大姑姑們來了。」眾人回頭一看，果然四五號大船已到面前。

那邊各船太太、奶奶們瞧見王夫人同夢玉這一堆站在船頭上，都喜從天降，遠遠招

呼。轉眼之間，各船相近，家人、水手趕著將船幫住。王夫人領著夢玉們到桂夫人艙裡來。老姐妹們見面，說不出那一番的親熱，彼此道驚問好。接著秋琴帶著掌珠、九如們過來。此刻姐妹、夫妻、兒女都是再世重生，一個個悲喜交集，一會兒說不盡的衷曲。祝府各船都看見一個披鶴氅的頭陀站著一隻小船，在那狂風猛浪之中往來照應。此刻方知是白雲和尚璉二親家。桂夫人們拉著巧姑娘的手，再三稱謝。連各船的家人男女都感激不已。

且不言賈、祝兩府太太們在船中相敘悲喜交集之事。且說柏夫人同秋瑞、芙蓉們正在銀濤碧浪中隨風顛蕩。只覺著兩邊水湧如山，將船夾在當中，飛流如駛，頃刻間不知多少遠近。

忽然船身一折，打入港裡，巨浪因風回溜，船往下落，其勢甚重。水手們竹篙搶立不住，只聽見」喀咤」一響，船頭碰在堤上，裂了個大縫。幸而在內港裡，又傍著堤邊，水手們趕著將船灣住。柏夫人在江心受了驚恐，又聽見船頭打破，一急登時頭暈心跳，只是要吐，那船又被波浪顛揉不定，秋瑞、芙蓉十分著急。松府的吳嫂子說道：「此地叫平安港，上面有個女道士觀，我有個嫡親姐姐在此出家。我前日在此路過，在觀裡住了一天，裡面很幽雅乾淨。方才我在艙門口，望著那一林樹木，認得這裡。太太這會兒心中不自在，倒不如請到觀裡去坐會子，定定神。讓他們收拾了船再下來。那觀主長的很俊，陪太太們說個話，倒還不俗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很使得。我在船裡再顛會子，實在連心肝腸子都要吐出來了。叫他們伺候，我要上去歇歇。」芙蓉聽見，趕忙吩咐家人們搭跳伺候，派幾個嫂子們扶著太太，自家同秋瑞拉著手兒，帶領些姑娘、媳婦一同走上堤來。

幸而雨收風定，沙地上甚覺好走。柏夫人走了幾步倒覺心定，抬頭四望，對著芙蓉問道：「這個景致咱們在那裡逛過，覺著很熟。」芙蓉道：「像鐵檻寺山門口的樣兒，就是沒有這小橋。」柏夫人搖頭道：「不像。」正說著過了橋。那山門口有幾個道姑站著迎接，柏夫人們走到面前，一齊稽首說道：

「奉觀主之命，在此迎接太太。」吳家的在旁邊指道：「這就是我姐姐。」對著李行雲道：「這位是祝大人的太太，這是大奶奶，這位是蓉姑娘。」李行雲們都趕著施禮。伺候太太到殿上拈過香，柏夫人問道：「觀主在那裡？」李行雲答道：「觀主從來不出院門，請太太雲房相見。」

柏夫人聽了十分欽仰，命道姑領路，一直來到後邊院子門口。袁可石將銅環扣了幾下，有人答應來開院門，讓太太們進去。只聽見董家的問道：「你不是入畫嗎？怎麼又在這裡？」入畫定睛細看，叫道：「哎呀，你不是董嫂子？怎麼不在府裡，又跟了這位太太？咱們姑娘做了這裡觀主，是我的師父。」董嫂子樂極了，對柏夫人道：「原來這觀主是咱們的惜春姑娘。」吳家的道：「還有一位姐姐呢？」董家的問入畫道：「姑娘還有什麼姐姐？」入畫道：「就是珍珠四姑娘。」柏夫人們一齊大驚，問道：「怎麼四姑娘也在這裡？是幾時來的？」入畫道：「其中有個緣故，太太進去見面自然知道。」柏夫人對董嫂子道：「你快去對四姑娘說我來了。」董家的答應，叫入畫領著，飛跑先去通知。

此時，柏夫人想起夢中之事，不覺喜極。也不用人扶，走的甚快，轉過一帶竹林山子，剛到雲房門口，聽見有人叫道：

「媽媽今日受驚了。」柏夫人聽見是珠珠的聲音，忙應道：

「孩子，我來了。」只見竹簾掀起，出來一人，後面跟著珍珠。柏夫人知道是惜春姑娘，一手拉著一個，走到屋裡。先讓惜春拜見，又同秋瑞們施禮，這才珍珠跪下，抱著柏夫人的兩腿，放聲大哭。柏夫人也哭了一會。拜完起來，柏夫人指道：「這是你秋瑞妹妹。」秋瑞道：「雖同姐姐今日見面，但早已心交。」同著芙蓉三人對拜。

柏夫人悲喜異常，看著珍珠不知要從那一句話說起。吳家的忙問道：「這兩個姑娘是太太的親戚嗎？」柏夫人點頭指道：「都是金陵賈太太的姑娘。他是我的甥女，他是我的女兒。」吳家的道：「怨不得那天瞧見都是大家氣概，又知道咱們家事。」祝府的姑娘、嫂子們拉著珍珠十分親熱。惜春讓柏夫人們坐下。入畫磕了頭，倒上茶來，珍珠親自送茶。惜春候柏夫人用過茶，開口笑道：「今日還了姨媽的珍珠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數皆前定，我早已知有今日。」

秋瑞問道：「四姐姐，你怎麼不小心掉下江去？」柏夫人急問道：「你掉下了江嗎？」珍珠未曾答應，秋瑞道：「四姐姐在金山寺掉下江去，將大姨媽急的要死，同著寶姐姐們幾乎將眼睛哭瞎了。多少水鬼子下去打撈，並無影響。第二天同著二嬸子們到金山去接大姨媽，才知道這信兒。咱們都大哭了一場，夢玉哭的暈了過去。還在妙高台設祭，兩處差了好些人沿江打撈，不知是誰家的一個娘兒屍首叫人撈住，楊華瞧見忙來通信，咱們陪著大姨媽到大王廟。夢玉先去拉著好哭叫，寶姐姐瞧見說，穿著紅鞋，不是四姐

姐。白出了多少眼淚。眾人好笑道：『看那姑娘雖在水中淹死，倒還面目端正，不是窮家婦女。』夢玉說道：『這姑娘與咱們有一面之緣，也是他的福氣，就給他好好的棺殮，埋在廟的旁邊。』誰知那姑娘倒沾了四姑娘的光，真是數由前定。」

惜春笑道：「那姑娘同四姑娘彼此得了便宜，兩下沾光。」柏夫人點頭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說珍珠得他的什麼好處？

「惜春道：「四姐姐大得那姑娘的好處。」隨將借體還魂之事說了一遍。柏夫人道：「怎麼臉嘴一點不錯呢？」惜春又將留面換身，詳為細說；叫珍珠走到柏夫人面前，解開領扣，驗看上下肉色，周圍紅線，宛然分判。柏夫人們不勝驚異。芙蓉道：

「姐姐胸前朱記不知尚在否？」珍珠開懷指道：「已無此物。」芙蓉同柏夫人此時驚喜非凡。柏夫人道：「相離未幾，誰知你遭此一番顛險，再世重生，真是古今奇事。怨不得昨日我問起，你們二嬸子含糊答應，扯了別的話遮掩開去。誰知有這緣故。」

柏夫人正說著，媳婦們來回：「二太太們的船都在對江不遠，紅船來了好些，打聽太太的住處，說咱們家的船都平安無事。」柏夫人聽說甚喜，吩咐差幾個人四處報信，「說我遇著了賈府四姑娘、五姑娘，因修船耽擱，明日一同家去。並趕著去回老太太知道」。媳婦們答應，出去吩咐。秋瑞道：「老太太為了四姐姐，將二嬸子們都得有不是。今日知道這信兒，不知要怎麼樣的喜歡。」

柏夫人對珍珠道：「我今日就在這裡耽擱一夜，明日一早上船，領著你姐妹家去。」惜春笑道：「四姐姐是偶爾停雲，自然家去。甥女久已隔斷紅塵，與花月為伍，幾篇貝葉，了此餘生。自從棲息此間，足跡未嘗出此院門，錯蒙慈愛，不敢從命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名門閨秀，豈可寄跡荒林。我家頗有靜室，很可羈棲自適。」秋瑞、芙蓉亦再三苦勸，惜春總不應允。珍珠笑道：「五妹妹向來性執，且過一夜再慢慢商量。」惜春對入畫道：「叫他們好好收拾素齋，伺候太太吃飯。」芙蓉、秋瑞同祝府的姑娘、嫂子圍著珍珠問不盡的說話。那董升的家裡見了兩個姑娘異常的歡喜。柏夫人們又敘談一會，天已將晚，在雲房裡擺了晚飯，座船上又將太太的晚飯送來。

柏夫人領著珍珠、惜春、秋瑞、芙蓉正在吃飯，家人們進來報導：「二太太們船隻都放過江來了，離港不遠。」柏夫人聽說大喜，吩咐：「二太太們灣住船，都請到這裡來。」眾人答應，出去伺候。

柏夫人們吃了飯，趕著叫人收拾。不一會，桂夫人的船隻到齊，邀著王夫人一同上岸。夢玉等不得叫人領著，先往清涼觀來。到院裡，那些姑娘們瞧見笑道：「大爺來了。」夢玉不及說話，掀開門簾叫道：「太太剛才駭著沒有？」走到面前請安。柏夫人喜極，拉起他來說道：「大虧這風報，遇著你四姐姐、五姐姐。」夢玉急忙問道：「那一個是四姐姐？」芙蓉笑道：「你看誰是四姐姐？」夢玉兩邊一瞧，指道：「這不出家的是他。」說著，趕著面前連忙下拜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你叫我白丟掉好些眼淚。」珍珠才見夢玉進來，儼似寶玉，心中悲喜交加，不知所向。見夢玉走到面前，拜了下去，竟止不住無限傷心，紛紛落淚。兩人拜哭一回，轉身又同惜春拜見，說道：

「這五姐姐，怎麼我與認得？」秋瑞笑道：「這就是給林姑娘畫』行樂圖』的惜春姐姐。」夢玉道：「怎麼這就是惜春姐姐？哎呀！還得再拜幾拜。」趕著又跪下去，惹的柏夫人們好笑。

惜春問道：「兄弟怎麼知道我給林姐姐畫』行樂圖』？」夢玉笑道：「不但知道，連姐姐的大筆，林姐姐都交給了我收著呢。」惜春正要再問，媳婦們通報二太太們來了。柏夫人命秋瑞、芙蓉同著惜春、珍珠去接。四個姐妹離了雲房，剛轉過竹林山子，只聽見有人叫道：「哎喲！這是那裡說起！」不知那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